



寒水齋先生集
五

書

卷十五

~16
2420
5



2420
15-5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九

書

答宋希周 茂錫

亾姪返魂當於蘇堤而先人几筵方奉在永同亾
姪耐祭之禮便自難處亾姪是嫡孫而耐祭時主
人是文相則紙榜行事揆以情禮俱涉未安而前
一日告辭一節亦難今若返魂於亾姪所嘗居廬
之室行虞耐諸祀而畱過先人再期後并先人神
主奉出蘇堤則庶可合宜而家間形勢有許多拘
掣者恐難如此既練而耐是殷禮人家多行之者



今欲依此行之而但語類所載若如陸子靜說祔了便除去几筵則須練而祔若如鄭氏說祔畢後移主出於寢則當如周制祔亦何害云者似有精義存焉未知何如第亦何害云者似亦不以殷禮爲必不可行之意也未知何如

既練而祔孔子雖善之朱夫子既以卒哭後爲定制則今何敢有所變通乎曾見李監司宏喪其祠堂在秦仁李宏任所自扶餘卒哭後爲奉靈輦行祔祭于秦衙卽爲還奉于扶餘人以爲善今若倣此自蘇堤奉靈輦入鶴村行祔祭後卽還堤上則似可矣事勢

若難則以紙榜行於蘇堤亦無妨何必退行於練後以違朱子之旨耶

與宋希周

下札殊慰令姪遠謫豈勝歎咤 朝家處分已極慨然而獨子離親尤令人矜愍也伯謙之逝實出意外以其高材博學不得終有所成就痛惜何言不宣

答宋晉叔

康錫○癸巳四月

孤姪洞源實爲繼曾祖之宗而代主本親喪者也喪出之時適以流症移寓他村方在人鬼關頭通訃之後亦不能奔哭故成服之日只以祭服加之

身而已二月初始來會于喪次前頭變除之節將
何以爲之此中士友或以爲當以奔哭之日行練
祥之祭未知此言何如
病重不得通計則當以聞計日行練祥今旣以喪服
加乎病人身上則此是承計之日必待奔哭之日而
行練祥似無其義

答宋伯純一源

前日門生疏時景由以伯謙所作疏草送示問其可
用與否而其中有及區區姓名處數段故以不敢參
涉之意答還而其疏末端辨同春先生說話處有未

安語句故愚以一事兩先生不敢聞貶議之言之意
付籤以還而其時無他眼目適小孫在傍矣不料此
孫洩此以致今日之鬧端咄歎何言蓋春堂先生平
日於麻碑事所見不啻巖峻至有親筆書牘云可攷
而知也若夫駭歎云云特以時事方多可虞而又生
一鬧爲悶而然也豈有以老先生疏語爲未足而有
此書也今伯謙不知春堂本意下語不遜固不可謂
不妄矣其在士友之道以此淡責則渠當不一言而
媿悔而不此之爲直以亂賊爲目而斥之則不亦可
驚乎聞後谷頗持鎮定之論可幸但未知少者之聽

順與否也至於左右則本不干於此事而混被株累云尤可怪也然曾聞懷中素稱多口安知隣言云云亦非實狀耶似聞渠以無是言自明云何不信此而輕信往來之言耶大抵兩門子弟卽是同室之人此義曾於年前有事時不啻屢告左右想亦記有否設令彼此間有意外行言實間卽往親問果不虛也則宛轉責諭期於消詳如其虛也亦當蕩懷而不畱一分疑端以此各自勉勵終至於無間可乘則人言胡得以交至哉兒子向見堤守則深憂近事意思頗好而稚舉及道能亦然云隣亦如此則豈有他憂哉

今日區區之望只在於此幸乞畱意善處言動之間十分慎重又以此義交勗於一家諸少如何事繫不輕有此傾倒未知以爲如何伯謙許欲卽寄書而端人未易不免遷就近當討復以付耳

答宋伯純

阻戀中書至宜其喜不可勝而反使我駭然可歎可歎蓋左右之疑症已到難醫之地昔年疑仲和春初疑仲淳今疑同甫而於我則益甚老先生所親愛之人今存幾箇而左右之疑之也一至於此不亦可憂乎小子之於老先生猥荷殊異之眷固不能萬報其

一而若其此心之自靖自獻炳然如丹雖拜先生於地下自謂庶幾不媿矣唯是不能救左右一人此則罪不得辭矣惜乎敘九在世今日豈使我若是難處哉重爲之悲辛中間或有傳說之差誤者或有左右之未盡燭照者略在別紙其餘不須啾啾故并不對諒之

先生之嚴斥麻碑是係尊周之義自正大規模中出來今與後之人孰敢以此議先生者如廈成輩爲言率皆蚍蜉之撼樹將不待辨而自破愚意自初以爲此等雜說雖有千百不足以益損於先生也但李相

庚寅事不無可觀故士流之待之也異前取其大關節處辨斥之嚴出於扶世道之義至於汎然接應之際不必用一切之規也而率乃改求於他手者豈亦裁之以義也此固君子處義之無不當者而今伯純以此意以爲歉然而以不能諱爲咎至有攘羊之語何其不思量至此耶但當此紛鬧之時以資其相爭之欄柄甚不幸來示當矣若愚之於稚舉問答儘有曲折蓋稚舉初有所聞而認爲石室事來問於我故不能不以實對蓋當時情境然也况稚舉之來此意思極好至有伯純悟則渠亦當如平昔之言意非出

於外飾則愚之待之何遽逆詐而疎外之乎只坐愚之視稚舉無異視伯純不能牢設畦畛畢竟參差於戒伯純勿煩之意以此相答亦無以爲辭也變之流布洛下及仲淳答景能書今始初聞然駁正云云必非其筆未知左右親見其書耶先生抵後谷書載於文集湖南本湖南本是美叔監司時所寫何以知今日有此紛紜而其勢如此乎又以是疑其贗作亦甚非矣無乃先生初草本如湖本而或有點化而然耶愚之所料本自如此頃日閔士正酬酢亦如是而已何其傳言之差爽而至此耶玉汝冊春初到此矣來

此有年及兒時二字皆非也至於書札日月久近之說只欲明春翁必不以其間有文字往復之事而只其酬酢話頭人有傳之者故先生提論於後谷書中也此豈有淡意之言而伯純鑿之又鑿攬而自嫌亦是意外也伯謙事今承多少所示極可怪也閔君問伯謙書有無只答以不見而已是豈有他意而致疑若是耶邢恕之云自左右生出而鋪張煎迫至此者何也若禮山廟議之出於伯謙私謀聽於何處而有此示耶此事曾不開口矣大抵當初因伯謙而致懷中之紛鬧已是不幸之甚今輾轉至於黔潭施罰事

而駭悖極矣不知前頭又將有何許怪事乖亂得幾層無人與論此憂歎之心只中夜咄咄而已

答宋伯純

墓表頭辭果有所改蓋欲爲早晚面商計耳萬山方議遷移此表當樹於新山八石之日尚遠俟後論定無妨耶文集中本雖成只有一件不得使可見之人見之已甚可欠况未經哀侍一覽何可徑先入梓是故請寫手於前後嶺伯方謄寫過半矣畢役之後欲分其一置於座下爲計矣沙溪先生文集不過六冊而易篋後五十餘年始因上教而開刊其所慎重

如此今雖少遲何所妨也湖南伯辭朝之前使同甫請刊二程書分類則答以方改白洲集未暇及他云故更不得言矣嶺伯如不遞則問義通編當送刊矣子益高棲霞外不出山門雖欲招來必不轉身奈何

答宋伯純

興農書堂之改作影堂多士之意甚善但以朱夫子爲正位先生爲配位則此便是朱子祠宇前頭事體其已預講耶若只行瞻展之禮而已則可矣春秋釋菜果不廢則將不得不聞於朝而請額興農只是先生考槃之地而至建朱子之祠無乃有援尊之嫌

耶且一小邑而設三大院其於守護之節亦似不易
未知如何須與諸賢商量而示及爲幸

答俞公佐 相基

源流之出於我先生自兒時慣聞今見往復文字誠
可駭然左相旣以先生所撰 上達則只當以山泉
所編四冊八梓彼中之本不須參入也校役何敢辭
也但此鹵莽少無所聞老益昏茫遠來同事必無所
益是庸悚懼序文非所敢當然來教此勤謹當隨所
命策駑耳往復紙經眼還納小紙所示看來令人灑
然

答金伯溫 鎮玉

此間應接紛擾無從容披閱之暇龜峯集置案已久
而只得略綽看過可歎竊見與栗谷書義理似有不
合者故付數處籤子視至如何如太極問答差舛處
甚多老先生多有不滿者愚意刪之似可如何竊念
從古諸先生宜有發揮表章之舉而至今不爲登木
無乃有意存焉否并須入思太極問答昔年玄石誤
載於栗谷別集而其中議論多有不純處故老先生
往復於玄石使之亟去於集中而玄石竟持疑未決
矣左右亦曾聞知否

答李漸于志達○壬辰正月

此喪嫡婦與嫡孫婦皆是三年者練祥之禮婦人不可不主則題主似亦當以婦人主之執事則只當治喪葬諸事而已

嫡孫婦三年之服服之無疑而飯含之節孫婦亦當為主蓋舅歿則姑老故也嫡孫在時既已承重則到今其妻安得不為主人乎

執事既為攝主凡於廟中之事皆自任之則至於晨謁何獨礙逼乎

答李漸于丙申十月

華陽致祭昨聞京報則承旨以明日辭朝而初四日行事仍向尚州初八行祭於興巖云矣萬東祠扁何敢自下仰請此則不可輕易為之矣此祠之在華陽自上已嘗知之早晚如或發自宸衷則尤豈非曠古之盛事耶

答李漸于十一月

華陽講堂曾懸賜額之版今此御筆揭於祠宇出於不得已也蓋聞首陽山清聖廟曾揭先師大字其後自上題此三字以賜故懸於廟楣承旨之意亦如此故做而行之云矣風雷之變誠可驚愕來

歲之憂曷可言諭

答李漸于十二月

堂姪李章言 孝廟之喪九菴先生治之爲叉手之禮此說果是耶老先生之喪閭下治之亦用此禮否

己亥治喪時又手之說曾未之聞不知季章從何以聞之耶己巳亦不用此禮矣

昨年金友山甫喪志達欲用緇布冠而鄭生義河曰緇布冠硜硜不安舉世無用之者云故其時護喪李御史秉常槐山守金堯夫輩力主俗禮只用

幅巾與子路所謂君子死冠不免之義大相乖戾矣儀禮經傳孔子之喪公西華治之以章甫冠之幅巾卽後來之所制也今之治喪者當以孔子之喪爲正冠不可不用未知如何

家禮及備要只有加幅巾之文而緇冠則不見焉未知其由古者人死不冠之說文元公引之必有所攷據矣

笄用齒骨生人頭上用之無妨襲時得無不潔之嫌乎若貝玉之類生死俱用或無大悖於義理耶不用緇冠則不須論此也

貫子世俗皆不用頂金玉者以泥金銀作圈而以
絲爲絢愚意則金玉者用金玉非金玉者或以玳
瑁及貝珠爲之未知如何

網巾非古也然則金玉之圈亦是俗制也但金玉堅
硬不合親膚則從俗之家畫以金銀亦何妨也

復者來復之意而世俗誤以衣持去呼之甚無謂
也若依禮法則必當呼之曰復而以俗語呼之則
當曰歸來也楚辭有魂兮歸來之句則以歸來呼
之既有來復之義且有來歷之分明未知如何
復時以歸來呼之來說得之

答李漸子

庚子八月

今番制服之令一洗百王之陋非先王聖德何
能斷然行之耶儒生之生布衣麻帶或以爲太重
而愚意則以爲今之儒生雖與古之庶人同而我
國不以一例待之則雖爲之布衣麻帶實未覺太
重如何

儒生布衣麻帶未見其太重愚意亦如來示

國恤率哭前私家祭祀尤齋先生引慎齋先生之
言忌祭略設行之墓祭不上墓而行於齋舍玄石
先生引退栗兩先生之意忌墓兩祭無官者略設

行之有官者當廢五禮儀則大中小祀皆停廢時王之制與先輩長者之言各自不同若如五禮儀之言則已不然則玄石所定有官無官之分明白可行而尤齋答或人書曰既有兩先生所訓則何可違也但國俗於他事則不分有官無官而獨於此事等威太嚴每所疑於心者志遠既有先師之所訓不可不遵而行之但未知函丈曾前 國恤時何以爲之耶

忌祭則是喪餘之日乃凶禮也一年一度人子不忍虛過是日略設單獻哭而行之似無所嫌四名日則厥初因讌樂而取義似乎吉禮也國家既停 山陵之享則雖廢之可也墓直家行祭出於退溪不得已之論然人家墓直之居於墓前者少其家淨潔尤少愚意略設如茶禮行於家廟猶勝於全廢耶家廟參禮尤是略之略者不成爲祭祀行之無妨先師之論如此故愚意欲行於家廟矣先師嘗以爲古禮士民只服三月無官有官迥然不同今時則其所以自處者無甚分明家廟祭四代與宰相無異 朝家令白衣冠終三年亦無分別獨於祭祀之禮曰我則無官可祭彼則有官不可祭可乎

先師所訓有虞率祥禘禘等祭無官當行云而不
言略設之節忌祭既云略設則略設云者不讀祝
只一獻也虞率以下之祭與忌無異而一則略設
一則備禮果無未安之事耶或云忌則常行之祭
虞率以下變行之禮固有同異之論此言何如此
未及講稟於先師者故茲敢稟問
大小祥禘率哭若略設則不成祭率哭待國葬率哭
後卜日備禮行之乃先師之論也若虞祭葬後不可
不安神退行未安矣

答閔士正

鎮綱

李伯瞻喬岳○庚寅正月

示諭多少謹悉李公禮說謄置此間矣聞金友文仲
稟集甲寅以後文字作一冊子云故此間所藏諸紙
盡數搜送此禮說亦在其中索見於金友如何先生
答札李家子弟情誼不通推見無路故文集亦不得
載入而以答尼書見之不過別紙一笑四字而已李
家辨疏緣此尚未得見往復尼山書俱載年譜中故
并其他關係李公二條及祭草廬文謄送此外無他
可攷文字第爲往復於金友如何此事大略已載於
年譜中其後屢侍先生而先生罕言此事故未得詳
質雖或有同門中一二所聞而悠悠往來之說歲久

無證據不敢質言矣大抵所示李家疏一段雖有包
含不韙之意而亦不能肆加侵訐爲此剗角藏頭之
語者蓋恐其生出事端而然也來示所謂下語囹圄
亦無指明把捉之端云者正與鄙見合而渠旣如是
而自我反自當之則安知無限醜辱反及於師門如
良佐輩之爲乎須與同甫文仲諸友細加商量如何
○蓋當時李公之謗溢世而先生答尼書及祭文終
始惓惓於舊情極有嗟惜之意今見此疏中不敢顯
然指斥至曰往復於文正公力辨謗說到此昭晰云
猶不無藉重之意以此觀之則此文中危險雄唱詿

誤等文字似指當時謗者之言亦未必專斥師門也
未知果爾否○李公被放之後不歸故鄉寓于兔山
上疏自明光城不呈而還送庚申夏化後李公又上
疏曰加嫡字於 孝廟非但臣也宋某亦然於是
上并與先生而釋之先生還渡海時作一絕曰 聖
德寬臣海島囚鯨波重渡淚雙流惟茲舊要要同利
千里山川摠帶羞

答閔士正 甲午三月

先妣之喪出於前年二月三十日而適在外以三
月二日聞喪故以聞喪日服練矣大祥亦當如此

而不知禫服除在何時以過時不禫之例推之而本喪禫月盡則自當服吉耶或當更計除服後三月之數而以其月丁日除之耶

聞喪後時者若是長子則以聞訃日行練祥祥後間一月行禫事若是衆子則聞訃日哭除禫則過時不行聞喪後第二十八月朔日從吉

倚杖是虞卒祔祥祭時禮也或以爲虞後朝夕饋奠亦當去杖云然不云之爲是則祔時當住于階下而不可以上階祥時當住於門外而不可以入門耶

禮記虞杖不入室此言虞祭以後不以杖入室據此則上食時不杖可知祔時當住以下來說

答閔士正

聞喪條先滿者先除後滿者後除後滿後除以聞喪日爲限耶以到家成服日爲限耶問解變除條曰暮以上旣皆以死日爲計聞喪日卽死日也除服當以聞喪日爲限而朱子答曾無疑書曰令兄喪期於禮聞訃復合成服當時自是成服太晚固已失之於前然在今日祥練之禮却當計成服之日至今日月實數爲節云云以此觀之後滿後除

者當以成服日爲限二說未免抵牾將何以定耶
近來以癘病喪父母者或彌月或經時或半年有
餘而後乃成追服此蓋與在外聞訃同矣其除服
之節亦當以喪親之日爲限耶其以追服日爲限
耶若遵問解中以死日爲準之語則事似穩便而
恐與朱子計成服日之語相悖又其追服或成於
半年餘之後則乍服乍闕之際恐有短喪之誚未
知如何則可耶
無疑似聞其兄客死未見文字不敢發喪久後見計
書而方爲成服故朱子所答如彼矣玄石不知無疑

家曲折以爲朱子之常訓如此而勸人計成服實數
老先生曾以玄石之言爲不然割疑論之矣若染死
家不卽成服出於俗忌大本旣誤有何禮文之可論
哉或有以此來問於愚者每以不知答之矣

答李景和 湛○甲子六月

廿四惠書披慰可勝夏方執校事幸無疾恙世事之
憂果似來示日間尼書又來言頭益高全沒遜謝之
意而尚不除函丈門人之稱其意實不可測看來駭
愕奚但向日書而已所欲言者極多遠書不可盡唯
冀加護萬重

與李景和 甲子八月

秋令過中起居如何先生八山之計更未得聞然晦
間當自此發行左右來會之計須勿前卻也聞泮中
有疏議何以究竟頃者楊山上丈席書謂彼埃人言
少息將詣門自謝而其可易乎

所謂光甫之言來歷分明否此則全不知江東事者
之言也光甫方請浦渚碑文札翰翩翩其子亦當從
近來謁寧有是言乎可怪也

與李景和 丙寅四月

先生氣候比數年前倍覺康泰終日危坐校書未見

倦色矣廿六陪杖屨發俗離選勝之行由巴溪仙遊
步履輕快少年莫能及也到空林覺有背核復發之
漸回駕徑還僕與士仰敘九同甫二曾及士仰門人
十餘輩往登列嶽羣刹五日而還矣伯氏方到何郡
默想海山清興令人心神飛越不可制也離嶽號小
金剛而奇勝如彼况大金剛乎不待秋風決欲奮赴
景和亦有意否

答李景和 丁卯四月

羅疏痛憤不料今日復見乙丙事也同門之欲爲疏
辨果已聞之矣所諭對疏中不欲侵逼美丈云云如

是則欲辨者何事耶但言羅也縱悖云則只是請罪之章殊非辨誣之體况羅已竄更請何事若只如此不如不爲未知以爲如何已庚以前舍鑄斥某曲折爲此疏之宗旨捨此則不成說矣不備

與李景和 戊辰二月

程書分類是函丈海外時所始者也會與崔彥兮諸人分編近來又持來峽中校正因函丈所教伯令公有淨寫之諾故茲呈草本二十冊矣倥偬中勢不能親自看檢望左右與聽溪丈相對細考指揮寫者毋致有錯謬之歎如何

答李景和 庚午三月

上衣下裳云者見於大全客位咨目其制則出鶴林玉露而皆以爲野服旣曰野服則今之士人之野居者服之何妨用之於大斂亦無所不可若鶴氅恐反不知道袍矣

與李景和 乙亥五月

心經釋疑事李治甫令已於前秋備陳前後曲折及姦人構誣之狀於 筵中卽 命校書館更爲入梓傳布矣其已聞知否太學往祭豈非盛事但念到今累年之後猝舉無端寧埃改葬時舉行亦似不妨未

知如何

與李景和 甲申六月

樓院事誠是一世變廈疏之出誣悖益甚痛惋何可言此事不可無辨而聞京裏寂然殊甚慨然不計賤分之難安頃以一疏付縣道想於昨日間到政院矣未知終何以出場也此地水災之慘比他邑特甚山崩谷埋寺刹漂移人物壓死者無數至於墓破失棺者十六慘極慘極田疇之破傷有不可勝言者峽民將無生活之望不知 朝家何以濟之也憂念無已聞彼中災荒亦不淺想字牧之憂有倍於畎畝也

與李景和 丙戌正月

所謂答書者卽尤菴先生丁丑年答同春先生書也頃日城主入洛時見養叔台則養自謂經眼故意或盛行於洛中頃書求見矣今聞贈答兩書俱不謄傳云如此則不必強索也

與李景和 十月

霜風仕履如何此兄弟相對百憂都忘他何言也欄衫之制實我 皇明太祖之爲國子生所頒也今於華陽享禮以此爲獻官諸生之服似甚著題故自院中欲製十餘件而無可據依者曾聞座下有之未可

送示耶巾帶并送之望也

與李景和 丁亥七月

林事痛惋痛惋其所爲言雖是萬萬不成之說而其意則於先生掀擺突逼直前無畏且於同春先生乃敢白地捏造於平日言意形影之外欲以亂百年道義相與之地不料人之無狀乃至於此也其通文章有人謄示故送似覽後還投所謂書札云云不在此文中何故行於洛下耶此又未可知也觀其措語其所閃弄極有機關且其文字亦粗解文理者之所爲決非渠之所自辨尤可怕也此舉之階於黃丈只聞

於風傳而未得詳其實狀矣但聞黔院會集之日宋夏績輩數人往見遇箕嚴責而止之則遇箕向績而言曰吾實聽君言而做此舉何今言之異前也云云未知此言亦信然否無乃抑制績也之權數耶或云尼山金姓之所嗾亦未可知也稚舉伯純輩自初若聽吾言豈有今日之層生節拍哉舉友尚無悔之之心則非矣不知渠何以收殺於末抄也當絕遇箕云云恐不能解人之惑也來諭極是極是何不以此意警動稚舉也清州莘巷通草亦送此文則讀之終篇皆是從前發明申生之陳語而於辨明林事反欠精

詳可歎可歎申之不是來示然矣伯純欲置無過之地者固非矣院生之論以亂賊亦非矣申生既曰春堂是吾師法之儒宗豈敢生侮辱之心云其言設有不遜者只當責其過越而已直驅之於亂賊其可乎哉是故愚則自初兩非之每欲調和於兩間而彼此皆不聽而至於此何歎如之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九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十

書

答朴士元 光十〇 癸酉六月

林隱心學圖

栗谷先生曰此圖重文墨說而已別無意味恐不必取也有一學者問於尤菴先生心學圖本心在左良心在右取何義而分別如此答曰此圖退溪取之栗谷非之不敢有所從違於其間然所謂良心是本然之心今以本心良心分而二之其他對待者頗似牽強如欲曲通而苟合之則恐生病痛今詳盛論與先

生之意相契矣

寒岡退溪門下而其所編心經發揮刪去此圖其意亦可見也

天理人慾同行異情

盛論大槩得之然陳說云云蓋以人生日用之中至近而易見者莫如飲食男女故不可遍舉而只舉此二段非以此事獨如此而他事不如此也禮運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古人論人慾者莫不以斯二者為先陳氏之說蓋不無來歷矣且以其說中如字觀之則盛論云云似當包在其中更詳之

蘭溪范氏語

范氏百慮煩擾之云誠有病矣必如朱子所謂事物

糾紛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然後乃可無滲漏

矣答南軒書見大全三十一卷二十九板朱子說既如此盛論中方其

動也以下亦須略加點化為穩

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

盛論以衆人之未發中庸之未發分而二之且曰中庸之未發非大賢以上未有此等時節此是先儒之所已言者耶抑出於高明之見耶愚意則竊以為不然也若果如此則中庸何不曰聖賢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乎章句曰未發則性也愚未聞天命之性有賢愚之別但衆人雖有未發之時斯須而復亂故

不能嘗保其本體矣語類及栗翁說論此頗詳而與此註云云語意一般今并錄去須更參量朱子記延平語未知與語類孰為先後也然且就其記語而觀之其曰此意亦嘗言之云云不過記其平日所聞如此而末乃以不能索性講究於平日為追恨未見其必以延平說為定論而盡改其前見也且攷中庸喜怒哀樂小註延平說則曰和不和之異皆既發而後見云其意蓋以為已發後則賢愚不同而未發則無別也云爾然則雖延平亦以此為言無乃所見有初晚之異耶未可知也其下潛室陳氏說似與延平說

相發明第亦參攷如何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泛論眾人亦有此與聖人都一般或曰恐眾人未發與聖人異否曰未發只做得未發不然是無大本道理絕了或曰恐眾人於未發昏了否曰這裏未有昏明須是還他做未發見語類六十二卷二十九板或問曰常人之心固有未發之時矣其中體亦與聖人之未發無別耶臣答曰常人無涵養省察工夫故其心不昏則亂中體不立幸於須臾之頃不昏不亂則其未發之中亦與聖賢無別但

未久而或頽放或膠擾旋失其本體則霎時之
中安能救終日之昏亂以立大本乎右栗谷先生語見聖
學輯要二卷昨書以為未發之時亦有不善之
萌者更思之尤見其大錯吾兄之不識大本病
根常在於此未發者性之本然也太極之妙也
中也大本也於此亦有不善之萌則是聖人獨
有大本而常人無大本也孟子性善之說為架
虛之高談而人不可以為堯舜矣子思何不曰
君子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而乃泛言喜
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耶千萬不是切宜速改

與牛溪書見栗谷集五卷二十五板

答朴士元 乙亥九月

索居窮谷一味鹵莽每懷朋友之益而不可得也引
領南望徒切窈糾之情茲伏承眷翰以審清秋道况
珍裕慰荷交至無以名言楚山院役斷手神速縉禮
已舉南中士風之盛美此亦可見欽歎道峯時未奉
安水原已蒙 許額華陽南去十餘里有萬景臺者
經始已久工未完就忠州樓巖則將以今二十八行
餼享之儀其餘懷沃報文亦皆追奉於舊祠矣文集
略成頭緒劄疑不住讎校而同志中如高明者無由

合併商量悵歎何極別紙卽宜回稟而討便甚艱遷就至此不敏可媿茲以淺見略籤於紙顛其然與不然幸望夏教

別紙

玉山講義所論不過言四者之體段端緒不相混雜各有界分路脉而已此何干於衆人未發之有無而引以爲一大證耶至於七情以下大段不可朱子曰程子纔思卽是已發一句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卽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云云兩夫子之言若是其大煞分明而今盛論

曰方其喜之發也怒哀樂之理在中未發以此爲衆人未發之證此從古聖賢之所未嘗言而初聞於今日竊所訝然蓋人有是心隨感卽動動則屬之已發不動則屬之未發豈以一情雖動而他情未盡動而喚做爲未發乎若如此言則是必待衆情一時俱動然後方可謂之已發天下寧有是理哉大抵偏言全言之云所差不多不但語句之病正坐思索太甚轉到艱險之域若不濯舊來新則竊恐終無渙然之日千萬愛加商量焉

赤子之心純一無僞云者卽指飢僂啼喜僂笑皆是

真情全無巧偽之私也孟子指其發處而言故程子只據孟子所言而曰已發云云也非謂赤子元無未發時也中庸或問又言若未發則純一無偽又不足言之云云朱子之意豈不較然明甚乎朱子答或人問曰赤子之心也有未發時也有已發時今欲將赤子之心專作已發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與老穉賢愚一同但其已發時未有私欲故未遠乎中耳此一說又與或問互相發明考其本章小註則可得其詳夏商之

盛論浩汗此下不能逐條仰對然以愚見言之心有動靜聖凡一般衆人之心雖極昏昧豈無須臾無思無慮之時乎既無思慮則安得不謂之未發乎但其平日未嘗有操存涵養之功故霎然之頃又復胡亂掉舉矣全是動時而靜時絕少則謂之元無未發之時者亦未爲不可也是以先覺之論此也所就而言之者雖或不同其意則未嘗少異矣今有一生長醉之客或有不飲之日既有不飲之日則謂之有醒時可也全是醉時而不醉時絕少則謂之無醒時亦可也衆人未發之時何以異此試以朱子所論言之則或問所載者有醒時之說也答林擇之書無醒時之

說也其曰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者與或問一般其曰未發時已自汨亂者與答林書一般不可以其言之不同致疑於其見之異也如此活看諸疑凍釋須以此意更爲研思如何此愚之近日所見回教其可否幸甚

答朴士元 丙子十二月

國忌日行院享未安誠如來教此處諸郡皆不敢行退以季丁矣先正言論未聞其有無

答朴士元

別紙悉之此詩許葑編臨瀛志載於志中題下書以

李某作前輩長者皆以爲駭曰此必是葑偽作也其後鄭泰邦稠人中誦此詩詆訾先生松潭院儒通文于太學付黃多年今則鄭亦已死矣朴之費力爲此其心不難知近來所謂少論之峻者與鄭輩滾爲一流此事之如此何足怪也痛憤痛憤

答朴士元 己卯十月

瞻望渺渺不堪戀德之懷茲拜眷翰仰審靜養珍茂喜慰十分所示心知智知兩箇面貌之說令人不能解聽不知何人勑出此見也性中有智故心有知覺而別其是非云者淡歎高見之的當也

胡雲峯所釋知字果不穩當金令仲和頗論其非是來問於此鄙意亦然矣其後異論紛然云人之所見不齊如此奈何

答朴士元 辛巳元月

劄疑既有心之知覺又有智之知覺是二知覺矣此文法正如孟子舜既為天子矣又率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所以明其必不然矣見者誤解以為是真有二知覺可勝歎哉

答朴士元 十月

國哀罔極音徽久斷歲晏益不堪瞻詠院僂承拜手

畢披喜千萬夏疾病連荐月初始免枕席而積敗未蘇此豈衰境之好消息自憐 除命及於巖穴固知高情之不移而其慰士林之望則多矣然毛生奉檄自有義理未知前頭之計如何也冊子蒙送示幸甚從容看閱後奉復為計

伊川易傳序沿流而求源葉註因言以求其意釋疑鄭守夢則以為因傳以求易二說不同區區愚見則葉氏恐得程子之意觀乎失意而傳言以言者尚其辭與夫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與夫由辭以得意之說則葉註因言求意之說有不可

易者也守夢只據予所傳者辭也一段有此因傳求易之說而程子之意則蓋曰予所傳者只是發明其辭云故繼之曰由辭以得意豈是因傳求易之意耶幸乞示破

源者理也流者辭也葉氏所謂因言以求其意者自無病傳者所以發明其辭也沿傳而泝之則亦可通辭而知易守夢之說亦不相遠而此隔一層說恐不如葉註之為觀

國恤葬前私喪二祥備要所論其不可行之意甚明允菴先生亦嘗教以不可行而尼山之論於此

又有相反只據禮註在家自依行親喪之說也然今大夫士國恤服制與古不同而國制率哭後大小祀許行則率哭前何敢行二祥乎退溪先生雖墓祭不敢上墓而略行於齋室則退溪之意可知也沙溪先生練事慎獨齋退行於國葬後則慎齋之意亦可見也今出入於尼山者行祭闕服如常日可怪

頃日崔相於榻前據古禮請令私家許行練祥收議及於賤臣略有所仰對者茲用謄呈覽此則可悉鄙意矣今承尼見如彼無乃相公之論亦有其源耶

答朴士元 癸未三月

別紙示意謹領論勲辭勲是乙巳之事所謂晦齋追悔云云亦指此事也若夫鳳城之啓在三年後丁未入對時以湛齋詩義著論勲日云云分疏此事非其實狀矣愚意以爲凡於論撰人事實雖有一二事可議者必從實直書然後乃可取信於來後不然并與其實德而將不見信故泚筆時乃敢不沒此條矣今高明所教如此必已有十分商研者可存則存之可刪則刪之如何

答朴士元 甲申正月

華陽洞中行 神宗 毅宗二皇上享祀事先師有志未就末年命小子而未易獲成矣至昨秋 廟宇之役甫完以此月上丁始舉禮事章甫會者百卅餘人適值甲申重回京周之思益切人無不攬涕矣念高明不可不聞此事故茲用仰報

與朴士元 戊子九月

留意於此事者以愚所見言之如結城之韓元震清州之蔡之洪溫陽之尹焜禮山之韓弘祚清州之尹升來黃澗之李海遠俱是妙年孜孜於績學聰明過人見識超邁後輩之不寂寞如此甚可幸也來書所

謂南中僅有者亦願聞其名

與朴士元庚寅十月

河西先生祭祀長房親盡之後當止恐不可更立廟宇鄙見與來教無異

答朴士元癸巳十月

嫡孫承祖重者遭母喪若依父在母喪之禮十三月喪畢神主入于家廟則几筵已除嫡孫之諸弟練祥行於何處無几筵而服衰麻寧有此理決是難行之事故曾於李龍安德老家有此變禮愚使嫡孫并服三年矣後見先生答李僉知問所教亦然茲用謄呈

視至如何昔年李進士重慶上疏請建皇廟先生雖知其事之難成而深嘉李生之抗章有見於文字中矣未知時輩以此為言耶俗輩喧惑之言不足掛齒而最可駭然者滄溪云云之言也

喪禮備要杖菴條云嫡孫父卒祖在為其母疑亦蒙祖在為祖母或有駁之者曰禮祖不壓孫則當得申無疑此說如何右問時禫答祖在為母備要以義推之而疑於降服亦非質言也或者所謂祖不壓孫者實有據矣右先生答語

答朴士元甲午五月

儀禮齊衰三月章仕焉而已者其服與民同致仕者之服與民同則仕而不受祿不接見其君者其服如何慎齋所謂名在仕籍實與在官無異與士人同為白布之制尤極未安者如何
古禮民之於君齊衰三月我東則士民白笠白衣三年古今之不同如此致仕與前銜何敢任意服三月之制乎 朝家自有事目在下者當一依 朝令而行之矣

答朴士元 乙未四月

禽獸五常之說朱子栗谷及先師之訓甚分明有何

疑滯今承來教益用自信曾與湖右諸君略有往復而其紙適為他人借去未得送呈可歎然所言率皆引據朱先生說無自矧之言矣栗翁曰人之理即物之理者理之通也人之性非物之性者氣之局也此愚之一生所誦也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大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以全哉生見孟子謂性章下註此二段亦愚之所引據者也同春先生從祀文廟之疏數十年前起於湖西其後更不發矣尤菴先生從享之議亦屢發屢止蓋沙溪先生猶未準請今又

并舉事體未安故也愚意與高見參差矣此時何時而輕發大論乎曾聞沙溪從祀之論先生挽止多年可見十分慎重之意也

答朴士元

丙申三月

所示謹悉先師答人問禮數條正論此事故謄呈鄙人無容更對矣

三年內遷葬之家每以饋奠當於何處為疑而第無古今論此者故以禮疑從厚為義而兩處并奠者似無大害故愚賤之見亦以為然矣第今哀家則若異於前義蓋既還殯於家則與几

筵同處於一家之內矣一家之內并設兩處几筵未知如何猶以為兩設不害於從厚之義耶必欲行之於一家則無寧捨几筵而行於殯耶不敢臆斷詢於知禮家如何

右答俞相基

與朴士元

別紙明道先生生之謂性章義理精微本自難解然以淺見妄論則此章主意似在生之謂性一句蓋謂與人俱生之故謂之性若人生而靜則便是性也其以上則即為未稟受前可謂之理而不可謂之性纔以姓名而言之則便非性之本體云也如是解釋然

後生之謂性云者方有著落而有所結矣凡人說性以下又更起言端就性而論其本處自有曲折與上三性字恐不當一例論之也然竊觀先文說則以人生而靜以上謂之性纔說性之性謂說性之善不是性之性謂非未發之性未知明道之意果如此否果如此則生之謂性云者便無著落而無所結矣以上二字亦當為贅語矣至於朱子所釋不容說之義論性說潘謙之黃商伯三條果與嚴時亨答書似逕庭誠亦可疑但以鄙說推之其以人生而靜以上為人物未生時者正合明道之意設有前後異同之論恐

皆不若此書之明白易曉且語類所錄諸條皆與此書一般尤不可不以此書為定論葉氏之參合諸語而為註者然也若老先生所答於先丈者其以答嚴書為直解明道本旨者似是先生之主見而最後書中所謂云云却與前日書意不同此有未敢知者恨不得覈稟於先生也自明道本說以下至朱先生諸說一併錄在下方幸乞一一剖析以教

明道先生論性說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者之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

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

晦菴先生說性則性而已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卽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蘊因可默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水之性下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蘊善亦可知也

答潘謙之曰孟子所言不是氣稟之性但是性自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只說箇善字所謂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者正謂此也

答黃商伯曰繼之者善易中本是就造化上說

到下句成之者性方以人物而言程子所引乃借上一句便就人性上說而指其已發動之所爲也不容說處卽性之本體如水則只是水別著一字不得至謂之善則性之發如水之下矣答嚴時亨曰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卽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之性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卽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

初不相雜也

歐陽希遜問先生答嚴時亨云易大傳言繼之者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是指已生之後與程子說似有異曰明道先生之言高遠宏濶不拘本文正意如此處多若執其方而論則所不可通者不但此句而已須知性之原本善而其發亦無不善則大傳孟子之意初無不同矣

語類

性自稟受而言人生而靜以上未有形氣理未有所受安得謂之性

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是說那初生時要說向上去便只是天命了曰所以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只說誠之源也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方是性在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便兼氣質

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一段曰人生而靜以上卽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不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

人生而靜以下方有形體可說以上是未有形體如何說

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曰此是未有人生之時但有其理更不可言人生而後方有這氣稟有這物方可言性人生而靜已夾形氣專說性不得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乃天命本體也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箇性字若人生而靜以上只說得箇天道下性字不得

近思錄註

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

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

答朴士元 戊戌十月

別紙所問此有先師定論故謄呈下覽如何或人所謂又過期年除本生服云者未然未然盛答是矣清州懷德士夫家公文來到之日卽爲發喪奔所後家過成服不畱一日矣

尤菴先生答人問曰繼後之諭以事理推之則其子見啓下公文之日卽其君命移天之日也

卽當以暮服降其所生矣蓋君命不可覆而覆也謂不可以方服所生父而覆逆也父不可貳通典雖有五服皆

定於始制之日之文然以禮記女子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返則替既練而返則遂之之文觀之則其中二條不從初定議甚明女子外成猶且如此况此淡抑之使同本疏相報之義耶

答魚舜瑞有鳳

大抵此理以乘氣者言之則大小精粗偏全通塞有萬不同矣以本然者言之則無大小無精粗無偏全無通塞莫非渾然全體也然非乘氣之外別有本然此乘氣者乃本然耳今也見物之零零碎

碎各為一理而不察夫本體之渾然便謂在物之理局於偏而不得為全則是天命全體物不得以有焉其可乎哉今且以太極言之則在陰為陰之理而陽之理亦在焉在陽為陽之理而陰之理亦在焉此所以為本然之妙而喚做太極也由此推之則在木為木之性而金火水土之理亦不外是矣此所謂各一其性而渾然全體又無不各具者也又推此而極言之則在虎狼為父子之仁而所謂義禮智信初未嘗不在其中矣在蜂蟻為君臣之義而所謂仁禮智信亦未嘗不在其中矣朱子

曰物之性固無以見其為仁義禮智亦何緣見得不是仁義禮智者此也至於草木枯槁無知覺無生氣之類雖無一端之可言即有所以為此物之理則所謂太極全體亦未嘗不在此矣朱子曰雖若不可復論仁義禮智之髣髴亦不可謂無此性者此也若曰太極非此理之全體則已既謂全體則豈無健順五常之總名乎若曰物不得太極則已既曰渾然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則無適而非健順五常之全可知矣然雖同得此理而隨其氣質各為一性則自不害其有偏全也雖有偏

全而本體之渾然固未嘗不自若耳栗谷先生所謂理通而氣局者正謂此也

愚見本如三洲而先師所答亦如此須更即此而商研也大抵太極者理也仁義禮智者性也孔子以來諸訓莫不分理與性而來示則以仁義禮智當太極此愚之所以未曉也在陰只作陰之理而來示則曰陽之理亦在在陽只作陽之理而來示則曰陰之理亦在若然則朱子何以曰附子寧有大黃之性大黃寧有附子之性乎蓋大黃至冷附子至熱故也五行之性亦然虎狼只稟仁之一端寧有君臣之義蜂蟻

只稟義之一端寧有父子之仁乎聖賢說話可證者
錄呈

朱子曰謂之理同則可謂之性同則不可粟谷
曰人之理卽物之理者理之通也人之性非物
之性者氣之局也此言與朱子說脗合朱子又
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
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也

此通言人物之理其曰理同者指太極之全
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其曰理絕不同
者指人物之性偏全之迥異也此說載聖學

輯要卷之二四十二板其註朱子說尤明白

易曉

語類問以健順五常言物之性如健順字亦恐
有礙否曰如牛之性順馬之性健卽健順之性
虎狼之仁蜂蟻之義卽五常之性但只稟得來
少不似人稟得來全耳

稟木之氣其性曰仁稟金之氣其性曰義水
火倣此此濂溪所謂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南軒所謂仁義禮智之性五行各專其一也
朱子曰仁義禮智猶是成之者性上面又有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邵康節曰天地巨物也分而為萬物萬物各得天地之一端能備天地兼萬物者人之謂也故能與天地并立而參三才栗谷曰萬物則性不能稟全德

朱子論太極統體曰無聲無臭而實為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高明之意必欲合仁義禮智四者俱備然後方可謂太極之全體二說同耶異耶愚以為仁義禮智是性也仁上亦見太極之全體義上亦見太極之全體未知如何

答李仲謙

顯益○癸巳三月

以質而語其生之序指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而言也此河圖位數對待之陰陽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指木之氣行於春火之氣行於夏金之氣行於秋水之氣行於冬土之氣居中而寄旺於四時而言也此河圖運氣流行之陰陽也言各有指也

答李仲謙

癸巳六月

南軒以靜為太極朱子曰是一不適當尖斜底太極蓋以太極有動有靜而專以靜為太極故也朱

子之說如此而真葉二氏以未發為太極此與南
軒不異然朱子曰性猶太極心猶陰陽性是未發
也以性為太極不幾於與南軒真葉為一乎竊謂
性之為物若對情而言則固是性為未發情為已
發而若主乎理而總言之則未發已發莫非性也
是以朱子於中庸天命之謂性則專以體言而於
孟子性善則未嘗專以體言語類曰性善只是就發處說程子
亦以繼之者善為性善然則朱子之以性為太極
非以靜與未發為太極如南軒真葉之意也
來說甚當孟子言性善指惻隱羞惡等而言也蓋以

人心言之性者太極之體也情者太極之用也以太
極偏屬於靜時恐未然

邵子曰心為太極而心是形而下太極是形而上
以心為太極無乃為認氣為理耶且與朱子性猶
太極心猶陰陽之云豈不相戾耶竊謂心之為物
若專言則是形而下者若合性情而言則性情莫
非心也所謂心為太極是合性情而言者所謂心
猶陰陽是專言者也二義各有當也

邵子以道為太極又以性為太極又以心為太極前
兩說既是則可知所見之不差其所謂心為太極者

亦不過合性情而統會說也其詩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朱子贊其實見得自別所謂心爲太極云者亦與此詩一般蓋以其萬化同出一原故也

先儒固以未發爲性然以朱子說看未發與性亦有可分言者朱子曰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未發已發而言太極言性情之妙乃一動一靜未發已發之理又曰若以未發時言之未發却只是靜動靜陰陽皆只是形而下者此則以未發爲形而下而以未發之理爲性也蓋未發已發是主心而

言而心卽氣也則是形而下者如仁義禮智則是所謂未發已發之理而爲形而上者也然則未發卽性之所在而非未發卽是性也於未發上看得性則可直以未發爲性則於道器之分似有所未瑩也朱子之意恐是如此也然此以理氣之一而二者言也若以其二而一者而言則心性何嘗爲二物乎若是則先儒之以未發爲性亦自無不可二義元不相妨礙

未發性也太極之體也已發情也太極之用也蓋言太極則兼動靜言性則只屬於靜言情則只屬於動

此朱子之意也來說分析道器頗詳亦自好
各一其性性字或作氣質之性看然竊詳圖說主
意全在發明太極之無所不在而於陰陽五行男
女莫不以太極言之終之以人極之立則所謂各
一其性卽是言五行之有太極也朱子於圖解曰
氣殊質異各一其太極本註曰五行之生隨其氣
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
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
所不在可見矣此皆以性爲太極也或者以氣殊
質異隨其氣質所稟不同等語爲氣質之性之證

然此亦有說焉竊謂太極有以統體言者有以各
具言者如無極而太極是以統體而言也各一其
性是以各具而言也各具與統體所就而言者雖
不同而其專以理言則一也氣質之性則是兼氣
之清濁善惡而言者何可混而一之乎圖解與本
註之必言氣質不同者蓋以不言氣質之不同則
各具之義無以見故也而此只是帶說非兼言也
以此而爲氣質之性可乎且朱子於上下註專以
一性字發明太極而此性字是從各一其性之性
字來則其不作氣質之性於此尤瞭然矣

本然之性單指理而言也氣質之性合理氣而言也其實一性也雖隨氣質而各自為一性太極之理何嘗不具於其中乎今人多以本然之性氣質之性判作二物無乃近於程子所謂二之則不是者乎近思錄釋疑各一其性下註載朱子兩段說頗詳多不能錄呈覽此如何

南軒解各一其性曰五行生質雖有不同然太極之理未嘗不存此與朱子說無不同而栗谷於聖學輯要引以為註恐亦不以為氣質之性也但沙溪近思釋疑以此為氣質之性而引栗谷之說曰

人之性非物之性犬之性非牛之性此與輯要不
同未知其故然恐當以輯要為定論

詳覽釋疑各一其性下註此條所疑亦可渙然矣
聖學輯要曰戒懼者靜存而正心之屬慎獨者動
察而誠意之屬語錄問正心兼涵養省察以正心
為戒懼何如先生曰是以戒懼不專指正心而曰
正心之屬也此以戒懼專為靜正心為兼動靜也
而無異於朱子之旨矣然沙溪經書辨疑則以戒
懼為兼動靜正心為專言用其不相合如此何也
中庸章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

忽觀此辭意則分明以戒懼兼動靜說以應不可須
與離之意矣然單言不睹不聞時戒懼則非靜時工
夫而何是故下文又曰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
之中無少偏倚此則專屬於靜時矣以此見之兼動
靜者是大綱說也屬於靜者是細分之說也不可取
一而捨一也

栗谷答牛溪書既言人心道心之不可比并於四
端七情而其中一段曰發之之際氣已用事則人
心也七情之合善惡也此則似以七情為人心也
未知何故然人心道心不可比并於四端七情是

先生不易之論則此一段恐只是偶欠照勘而不
必深疑也如何又曰人之心直出於性命之正而
或不能順而遂之間之以私意則是始以道心而
終以人心也或出於形氣而不拂乎正理則固不
違於道矣或拂乎正理而知非制伏不從其欲則
是始以人心而終以道心也竊詳此說之意似以
人心為道心之流於不善者也以人心為道心之
流於不善則是誠以人心為人慾也此與朱子定
論之旨不合也然竊考之先生又作人心道心說
謂為道義而發者為道心為口體而發者為人心

又謂道心純是天理人心也有天理也有人慾引
朱子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之說爲言則是不
以人心爲人慾與朱子定論之旨合也而年譜答
牛溪書在壬申此說之作在於壬午則此是先生
定論也學者或不察此曲折而於答牛溪書妄加
疑焉豈非未安之甚乎此數條人或有疑之者乞
下一語以發先生本旨

栗谷此說愚亦尋常疑之程朱人心之論亦有初晚
之異栗谷人心道心說是晚年定論當以此爲正

答李仲謙七月

各一其性之性朱子或專以太極言或以氣質之
性言其說不一難於的從然圖說註是晚年所著
則當以此爲朱子定論而圖說註專以此性字爲
太極其語意如曰各一其太極云耳則是以理爲
主而言也此所以前者之說以圖說註爲主而不
欲作氣質之性也初非不見釋疑諸說而然也
本然之性氣質之性只是一性而其所主而言者
有專言理兼言氣之不同耳只是一性則判作二
物固不是於所主而言之不同處以其爲一性而
必混而言之則亦不明今著各一其性四字所主

而言之在何則其語意只曰各一其太極云耳此非主理而言而何

理氣元不相離非氣質則理何所掛搭試以仁義禮智言之人稟木之氣其理仁也稟金之氣其理義也禮智亦然此非氣殊質異各一其性者乎

南軒言各一之義曰仁義禮智信之理各專其一其必以仁義禮智信言者亦主理而言而栗谷先生聖學輯要引此說為註則先生之意可見也近思釋疑載先生說曰人之性非物之性犬之性非牛之性此則以此為生之謂性之性而與輯要之

意不相合也而要之輯要似是先生定論故前說云然耳非敢臆斷也

釋疑所載朱子說一則曰此理墮在氣質中而自為一性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也一則曰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此皆合理氣而言也中庸章句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此與釋疑所載二說語意一般高明以何者為初年所見何者為晚年定論耶以愚觀之朱子南軒栗谷沙溪諸說未見其不同何故生疑也

答宋道能堯佐

乙亥答鄭景式書中舍陶取栗云云是先生平日之所見也戊申召對所達發於理者謂之四端兼氣而發者謂之七情四端純善而無惡所謂本然之性也七情有善而有惡所謂氣質之性也云云專是陶翁說也何其與舍陶之云相反耶况四七皆情也今日本然之性氣質之性亦非矣先生所達斷不如此必是記錄之誤此等處不改則前頭後學之致惑必深不可不改也此冊草本雖在鄙所多日而神昏眼暗未得看過以致訛誤如此此愚之罪其恨何可言道

理大頭腦處不可放過望須速改此外必多可商量者而印行太早何其輕率至此大抵朱子曰四端也有中節不中節不中節是惡也栗翁所謂原於仁而反害仁原於義而反害義此則朱子之意也今日四端純善與朱子之見相反若改之曰孟子所謂四端純善云則似無害矣

答金英叔

性豪○丙申二月

諭意仰悉僕之不仕非為時不可為也只是分不敢當也前日奉對時實布肝膈而來示如此無乃不相信而然耶可媿若夫下段所教誠可服膺草野之人

其於朝政空不敢干涉而近事則異於是朱子曰不成屋下合說底話亦不敢說目今師道全喪義理晦塞略以會前痛惋於心者論辨於序後之文此是私家文字可幸無罪不料其文上徹致有此紛紜此則誠不免見幾不審之咎也既承嚴教則不得不陳章請罪章既上則事之梗槩不可全沒事勢然矣夫豈樂為者哉本欲遠世而反入於風波之中還可笑也

四端七情

四端七情發者皆氣也所以發者皆理也四端包在

七情中非有兩箇體段也是以朱子曰四者之外無他情聖賢之情所發之氣清粹故其性直遂衆人之情所發之氣不能無濁駁者故或有為氣所掩而不能直遂者此所以有善惡之分也

孟子所謂四端之善者與子思所謂喜怒哀樂之中節者同歸於善朱子所謂四端之不中節者與子思所謂喜怒哀樂之不中節同歸於惡退翁偶不照察于此以四端為理發以七情為氣發恐不得為定論也

答宋景微婺源

寒水齋集卷十

書

三十

古禮庶子爲大夫則異宮故有同宮異宮之別我朝則自公卿以至儒生家廟祭四代及國恤服素俱無分別古禮有難遵行故先師嘗以爲家禮可據而行之凡喪父在父爲主之禮既有先師定論愚何敢間然

非宗子而母在杖而不禫是賀循之說而非古禮也父爲主故子不敢爲主不杖不禫矣母則禮無爲主之文子當主其妻喪何故杖而不禫也賀說極可怪

答姜光甫 再烈

暮三百六十六日

此以二十四氣言也自今年立春至明年立春前計之則三百六十六日也

一年凡三百五十四日

此以朔言之一年有大小月故其數如此

孔子於繫辭曰三百六十當期之日

此以常數言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合以計之則三百六十日也按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氣盈故多六日朔虛故少六日必置閏然後氣朔分齊矣堯典所云只舉一年節氣而言也

曆書刻數古今之差

偽朝因南蠻人疏請廢大統曆用時憲曆故今之刻數如此

答姜光甫

家禮大小宗圖下註大宗法既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嫂則別處其子私祭之今世禮亂了云云所謂嫂指何人歟

嫂是從兄弟及再從三從之妻也祖母在則祔於高祖妣蓋其昭穆然也今高祖考妣遞遷則所祔之嫂不可隨往於最長房故姑為奉安於別室其子私祭

也

小祥止朝夕哭註唯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其未除服者指謂何人耶

喪大記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望則哭于宗

室

註宗室宗子之家

愚伏以此為未除者而沙溪印可且暮

服之人在遠聞訃追後成服者當計月數而除服小祥時其服未盡故云未除服也

曾玄孫承重者之妻遭其夫曾高祖妣之喪夫祖母曾祖母在則其服制如何其始與祖姑服制亦如何

此在疑禮問解第二卷四十二三板可攷也先師嘗以爲承重者之妻及其母與祖母皆當服三年蓋從喪服小記之說也

古禮祭用生魚肉此果何義今世亦當復此禮否時祭用生魚肉宋顧菴寅曰朱子每論時祭忌祭日或用浮屠誦經追薦是使其先不血食也以此觀之祭祀當用生魚肉而家禮設饌圖所謂魚肉者正指血腥也擊蒙要訣用生魚肉特牲饋食禮註祭祀自熟始曰饋食食者食道也疏孝子於親雖死事之若生故用生人食道也據此則顧菴所引朱子說及要

訣與饋食說不同行禮者擇而用之可也雖用熟薦若以生魚肉各一器參用以存愛禮存羊之義尤善奉使而死於他國者其子不得越境奔喪則成服一款何以爲之耶

奉使死於他國而其子不得越境奔喪則其成服似在見柩之後若返櫬無期遲速難知則此如禮所謂未奔喪之人先爲成服勢不得不然未知如何

改棺時變服之節一依初喪而腰經亦當散垂否改棺時變服之節未曾有聞而腰經散垂似當然矣出繼者於本宗服制只降一等禮也雖出後於疎

遠服盡之家亦遵用此禮而不再降否
雖後於疎遠於其本親只降一等

在外而聞父母喪者不見訃書則發喪一款固不
當輕舉而傳聞若的實則遲待訃書不為發喪於
情果如何

只憑流播之言何可輕易發喪雖甚罔極當俟的報
臨妻與子葬聞祖父母喪則何以為之耶

妻與子葬臨時若聞祖父母喪則當退行其葬

神主見燒固當改造而未改造之前神靈無所依
著事甚未安或云姑以黃紙書榜權安于虛位未

知此果有據否

神主見燒當即改造其間黃紙云云禮無可據不敢
質言

新婦之見舅姑有贄則於祖舅姑亦當有贄而禮
無所論願聞之

家禮婦見于諸尊長條婦既受禮降自西階同居有
尊於舅姑者舅姑以婦見於其室如見舅姑之禮先
師嘗謂尊於舅姑者是夫之祖父母也既曰如見舅
姑之禮則其有贄可知其曰無贄者單指諸尊長也
女子適人者降其父母之服於祖父母則不降此

何義耶

是亦不貳斬之義祖父母有正統之重而服則暮也雖不降無貳斬之嫌故如此

為人後者妻為本生舅姑服制如何

舅姑之服儀禮本期年故夫為人後則妻為本生舅姑降服大功為舅姑三年是唐時所增也

父在為母及妻練月有故退行練祀如何

有故則退行可也廢而不行無識甚矣

罪犯惡逆則大義滅親者服制如何

滅親則無服義理然也若光武事出於畏懼也

因喪而死

曾子問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註未及期日在期日之前也因喪服而冠者因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齊衰以下可因喪服而冠斬衰不可雜記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哭踊三者三乃出孔子曰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而朝於祖此言因變除而冠也以此觀之則斬衰而冠亦有據也

被髮

流來之俗天下行之先儒雖欲變之何可得乎若聖

人爲天子修正禮制則此等習俗在所當刪

明器

檀弓孔子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假寧法

假給假寧寧神謂給假寧神之法非但中朝我朝服制法亦然

襲奠當肩

襲奠當肩象生人以手取食之易也

餘閣

餘閣檀弓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歟註閣所以度置

飲食蓋以生時度閣上所餘爲奠也閣架登之屬

禫祭筭閏

禫祭筭閏先儒之論雖多以朱子之意爲準筭閏爲可

角黍

角黍粽也風土記以菰葉裹糯米五月五日祭汨羅之遺俗也糯米黏米也家禮輯覽所記如此而我國所無之物未識其詳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所當祭之鬼也旁親遠族雖是血屬若

有當祭之人而不當祭者冒禮而祭之則謂之非其鬼可也然而無後絕祀則班祔於宗家之廟亦禮也如此者不可謂非其鬼也至於師友之祭禮所不言固難為對而若先賢先師之立祠而俎豆之如今書院之類則是亦事理之所當然恐不可謂之非其鬼也如山川之神非可以血屬論也諸侯自祭其封內山川則禮也若別人祭之則却是非其鬼也以此意求之凡祭之不當於理者皆非其鬼也

飲至

左傳隱公五年註告至于廟而飲酒按告行出時之告也飲至返時之告也

質明

士昏禮註質平也周禮大司馬以質明弊旗註質明正明也質字去聲者交質之義入聲者韻會正也此則質明之質當作入聲讀

立而告祝

我東以伏為恭中原以立為恭謂之不敬誤矣

四袷衫

集覽袷衣裾分也前後左右皆袷制如今之常著單衣而後亦不合縫者也

掠

以黑繪斂髮者也網巾始於大明其前皆用此制

花勝

荆楚歲時記人日剪彩為花勝後人因以帖首以為飾相如傳勝者婦人首飾

橫鳥

幘頭之別名

下帳

下帳對上服而言也如幘頭欄衫等物身上所用者故曰上服牀帳茵席等物身下所用故曰下帳沙溪

寒岡之意皆如此

帕複

是四角巾與掩相似

搗策

韻會搗拍也策扶之意按疑以手拍執扶持示以勿拜之意也

策之

策如搗策之策謂使勿拜也

波吒

佛經云波波吒吒忍寒之苦聲也

上蕉亭

如雨傘上頭形如芭蕉新葉故云人家一間草亭最上頭亦如此

周元陽

沙溪曰唐時人

答南宮惠伯迪○壬午十一月

問解曰妾母豈有與嫡母同祔之理乎丘氏說大違於禮不可從也以此觀之庶弟似不當祔於祖龕耶不敢祔祖龕則亦無祔祭一節耶雖同宮既無祔祭則朝祖之禮亦廢而不行耶庶弟既有妻

與弟則題主以妻或弟主之耶嫡兄主祭而題主耶且庶子銘旌及題主稱號無官爵則亦以學生書之耶

妾母則是僕妾之類丘氏說果誤至於妾子服制既無嫡庶之別而祭禮亦無異同以此言之祔祭當不可闕題主家禮親同則長者主之以嫡兄為主恐無不可矣稱號學生業儒當從生時所稱

亾親諱曰適在朔望則先儒以爲祖先祭禮先行然後忌祀行之云若爾則事甚苟艱勢且急遽如何

諱日祭與茶禮先後先儒說雖如此事勢有礙恐不可從

答鄭行之 道東

承別紙所示不勝驚怛然關文不到官家無舉哀之節則只憑風聞輕廢院享似無其義文台之言是矣自院中依例備祭需以待關文若到於明日之內事當廢祭未到則仍為行禮可也更與禮判及漸于消詳如何

答鄭行之

母喪中改葬父當服父服蓋父未葬不敢變服無間

於前後故也

答金士逸 萬傑

寂寥窮巷再辱臨訪感佩至意不敢忘也函丈近以膝下病憂移次砥平峽中頃往拜之謹以教意稟白矣朱書記疑諺釋處擬於校正時翻作文字記善錄序文及所教諸意亦當次第奉副云矣心經釋疑序文已從左相之意即為改錄矣未知執事於四書質疑翻釋之功見已卒業否千萬遠書難盡

答金士逸 乙丑五月

懷想高風與日俱淡而嶺嶠懸隔音信難憑意外專

使遠辱堦翰鄭重區區感慰曷容名言朱書記疑中
諺釋昨年劄疑校正時已盡翻入而事故多端未及
淨寫矣記善等三冊似聞廣畱只有謄出之事而刊
役則力綿未遑云矣堤上所報無乃少錯耶新本之
或翻或仍謹聞命矣竊想裁量得宜淡欲一見如蒙
下送敢不轉通丈席心經釋疑聞纔刊畢而此亦未
得印本矣良齋行狀改本李生袖還師門草冊鎖在
華陽空舍自此姑無覓納之路矣周易質疑手本堤
上曾未送示矣餘萬書不能盡只祝益懋崇淡以副
瞻仰

答李伯昌 秀蕃

示諭事謹悉李哭章註暮大功則未葬前時祭可廢
忌祭墓祭略行如上儀云云而小祥章註殯在同宮
則雖臣妾葬而後祭其小註曰將祭將行小祥大祥
祭云云殯在同宮小祥大祥重祭不可行而退行則
忌祭墓祭勿論他所而不須舉論之謂也已巳以前
所聞既如此而猶且不能自信書問於宋生漢源則
所答亦如此矣且禮疑從厚云云者是指可疑者言
豈指無疑者而言哉師門已巳前有已行之禮故隨
會所聞仰報唯在尊量處

答李茂叔

天哉○壬戌七月

昨弔親友於樓巖經宿而歸兄札畱案披領諭意傾
慰何極從祀盛典實曠世罕見者况乙亥之論先祖
考倡之而尊外王考丈同掌其事今日我輩孱孫得
見茲事之獲成可勝悲喜之心落此窮谷既不得奔
走於大學將事之日則欲於晦日入參本府鄉校禮
成祭明當進去齋所兄亦與弟同參事理當然未知
如何適逢邑便茲付謝儀兼陳區區不宣

答李萬甫

空祿

別紙俯詢仰悉為治之不苟欽歎欽歎然愚於治郡

素嘗昧然何異借聽於聾哉第嘗聞明道之訓曰廓
然大公物來順應此言喜怒各在當人之身非吾智
力之所可容也可罪則罪之可褒則褒之如有雪霜
雨露之偏勝則非君子之用心也然德者為治之本
也刑者補治之具也二者亦有本末之分以此存心
似無不濟如何

答朴夢得

孟徵○辛巳二月

年前有一大家遭此事玄石朴公則以為當計以成
服日愚則欲計以聞計日其家從愚言行練祥而今
亦未敢自信唯在商量○語類及朱子答曾無疑書

可攷

語類親喪兄弟先滿者先除後滿者後除以在外聞喪有先後○大全答曾無疑曰在今練祥之禮却當計日月實數為節但其間忌日却須別設祭奠始盡人情○沙溪曰此嫡子為然庶子聞喪在後則變除之節亦計日月之數哭而行之不敢祭耳

雖是遷葬下棺既在同時則亦當先母後父何論其服制輕重哉

答朴夢得壬辰正月

所後喪中遇本生親小祥則當服朞服而除之仍著孝巾浹衣或直領而參祭大祥時亦然
行事之時舊喪則服總新喪則服齊衰宜矣新喪虞祭已行於初喪返哭之後遷葬時虞似不當復行於几筵當與舊喪虞各設靈座於墓所先行外而後內矣

答朴夢得甲午十一月

雖是同氣之喪既已出後於人則喪祭重而兄服輕過祭後奔哭事理當然未知如何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十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書

答成達卿 晚徵○丙子

居敬之要則朴冶川紹之詩亦可看也其詩曰無心
每到多忘了著意還應不自然緊慢合宜功必至寔
能除得妄中緣云

鄭寒岡引曹南溟疑圃隱出處之言而更加可笑
可媿一層語則退溪批誨曰程子曰人當於有過
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以圃隱之精忠
大節可謂經緯天地棟樑宇宙而世之好議論喜

攻發者嘒嘒不已其欲掩耳而不聞而不意君亦有此病也由此觀之凡先輩之事容或有可議處姑勿論只觀其大處長處似當

來說甚好

丁謂讒貶寇準于雷州後丁謂貶崖州萊公遣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又禁家僮之報仇可謂不念舊惡而謂欲見則萊公拒之此猶有嫌怨之心而然歟若使王魏公當之則必岸幘迎笑後人何則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是君子之厚意而猶不如孔子所謂以直報怨愚意拒之與迎笑俱未知爲後人法

程也

徐孺子不赴太尉黃瓊之辟而及瓊之歿也千里徒步鷄絮赴弔是不能無情於知己而然也此儘出於公理而無私意耶

伊川於韓康公持國有謝啓觀此則徐孺子之赴弔亦出於天理矣

答成達卿 丙子

春殿而暑至緬懷同人益切情緘忽投不覺心眼俱惺第承有慘憾仰想情境不禁酸噎服人頃過孫婦葬事一味悲苦而免得大段疾痛則幸也嘗聞李一

齋久伴高僧於望月庵日夜角其工程自後顯有定力今賢者之爲之也亦爾須以靜中所得者語於他日鄙人當側耳而聽之耳

禹友大亨問曰天有敬乎曰有敬也天地設位易行于其中四時不錯萬物終始而有主宰焉是敬也禹友曰吾亦以爲有敬也未知此說得無誤否明道先生嘗以必有事而勿正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高明之如此推說亦明道之意耶然明道之意謂人工夫到後發於事爲者都出自然與天道之流行者一般非以天亦有勿忘勿助底工夫也蓋名

言之際一字不可苟下天是誠而已於天言敬似不襯著也

申友愈以兩儀爲天地晚徵思之曰兩儀之大者無過於天地則舉其大而名之似無妨然一理乘機流行變化物物各具兩儀至於晝夜之循環呼吸之屈伸莫非兩儀不可以兩儀只歸於天地也又以易畫言之各一畫纔稱兩儀各三畫然後乾坤始成此天地之定名也未知申友何所見而必以兩儀爲天地耶辨教丕望

鄙意正如此來示各一畫止定名看得尤精

答成達卿 戊寅

莊陵復位誠千古之盛德事 聖斷赫然高出百王
太平萬歲從此可基盛哉盛哉無狀賤臣蒙被誤
恩至此欺世欺君之罪擢髮不可贖也辭疏病狀俱
未蒙許不得不更治一文字而猥瀆是懼方此赳赳
矣文巖疏真所謂捧土以塞孟津無怪其圯敗也家
弟亦略論此事今聞泮中將有對辨之舉不知何以
究竟也 中宮殿患候彌留七八日今幾差復始極
憂悶還不勝慶幸內人失火延燒承暉殿五十餘間
宮女二人燒死是亦災異之大者

太極圖說註朱子有曰妙合者太極二五本混融
而無間此言理氣不相離之妙也至於中庸首章
小註朱子曰若論本源則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
賦則有是氣然後理隨而具此段似有先後相離
之嫌誠甚可疑

理氣非有先後之可言也第氣之流行須是理為根
柢故曰有理然後有氣氣聚成形形交氣感而後物
受性以生故曰有氣而後理具此皆各言之際不得
不如此說非以理氣真有先後也活看可也

答成達卿 己卯

中庸費隱許草堂擘以形而上下分釋李一齋恆曰不可謂形而上者為隱形而下者為費蓋費者屬乎氣隱者屬乎理此說上下有異同難可以定見言之也奇高峯則專斥許說而退溪是之曰費隱以道言形而上之理也以其顯而言之則謂之費以其微而言之則謂之隱非有二也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若以形而下者為費則豈一源無間之謂乎先生此言似未釋然費者用也而用是形而下許說似是未知如何

堂之形而下為費李一齋之費者屬乎氣云云皆失之退溪先生之駁正甚當以費為形而上者已有朱子說

一而二二而一者以經傳見存之說援據則孔子之道器中庸之大本達道孟子之四端朱子之表裏精粗皆謂一而二者也孔子之一貫中庸之費而隱孟子之性善周子之陰陽一太極者皆謂二而一者也此等推說或無未安否

道理也器氣也陰陽氣也太極理也此正問目中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太本體也達道用也四端用也表

裏精粗與一貫皆兼體用也費用隱體也性善體也此專指理也理兼體用而高明時以氣認作用此見可改更須精研

答成達卿

費隱分屬之誤曾蒙誨示久而有悟曰費隱以道言道者理也道上不堪著一物則費隱只以理之體用言之何可屬之氣也且蒙教以認氣爲用之病者今亦覺其誤見也但就理上說則理自有體用就氣上說則氣亦有體用理之體用可見氣之體用也氣之體用亦可見理之體用也如此說然

後可合於道亦器器亦道之訓歟

新見灑然令人欽歎

大學序註雲峯胡氏曰智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或問論致知有曰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胡氏之說蓋出於此也然或問之言泛及於心之知識非爲訓智而發則胡氏之以此訓智非朱子之本意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乃指心之神明而言也智則是理胡氏以此訓智誤矣

答成達卿

左衽者夷狄之風而喪大記死者小斂左衽鄭註雖曰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云而終是可疑

喪大記小斂大斂皆左衽註衽衣襟也生向右左手解紐帶偃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註此說蓋欲與生時有變也此制肇於周公儀禮之時而夷狄左衽之說始見於春秋之後後世禮家遵承古經則夷風之嫌何必言

同葬父母先輕後重在道先重後輕禮有明文而改葬出柩先後之節則未見考據然出柩異於下棺似當先重而退溪先生曰出柩改斂皆當先輕

未知有可據歟

改葬出柩異於下棺當先重無疑而退溪先生說如此有不敢知也恨不得稟講於函丈之下也

丘氏曰改葬總子與妻也退溪先生曰妻者子之妻然則死者之妻獨不服總乎

子之妻當曰子婦以妻字訓子婦古所未聞改葬應服斬者皆總死者之妻安得不服總乎

喪祭禮有尊長坐哭之文以此推之則兄之祭弟也雖當奠獻而只空立而不拜矣若弟與弟嫂合享則不可不拜未知如何從弟從姪年卑喪祭亦

當不拜耶

祭弟與從弟從姪皆不當拜若祭弟之妻則安得無拜

答成達卿 辛巳

承同事當初追享時齋任來問愚言其坐次之大不
便使之退其日期從容商量矣承人不聽以致今日
之紛紛可歎然承人之答只在處事之失當若謂降
屈薄待則非其本情也承儒數昨來見詳言善後之
道未知其一鄉人果皆聽從否若夫青承之相較非
愚之所知沒奈何也

蘭溪是世宗朝宰臣妙於鍾律且有孝行其傍孫
參奉嗣宗亦隱居修行號挹清是皆承鄉人與野隱
宋公祀於舊院此實鄉先生祭社之儀也愚意欲別
立一廟以祀先師蓋朱夫子南康時立兩祀於郡學
西享濂溪以兩程配之東享陶靖節劉西澗陳了翁
等五君子而作詩曰青雲白石聊同趣霽月光風更
別傳此在大全可考今以舊祠三賢擬五君子以先
生擬濂溪分享兩祠則似無坐次之嫌日昨與承儒
商量者此也未知於高明之見何如也然本院物力
殘薄恐難辦得也聞黃澗冷泉方營新院工訖後奉

先師位版移安於冷泉則尤似僂當但永人不肯奈
何春堂先生初祀魯峯其位版移安於黔潭亦一可
據例也後僂量示之

答成達卿 癸未

心經註涪江老人與伊川語所謂達去如斯舍去
如斯云者終始未瑩鶴林玉露以達爲朝聞以舍
爲夕死何由知其然耶朱子曰達之與舍只是一
事安得有分別然則朱子以朝聞夕死爲一事歟
涪江老人之語別無他意只是舍生如此達理如此
也朱先生之意若曰以其達理故能舍生如是之快

活此只是一事云爾玉露朝聞夕死之論大槩近之
而不甚襯著

程子曰今時人著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就上添
一德亦不覺多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
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少添一隻脚亦不知多德
是元亨利貞耶兀子亦何物耶

德非但元亨利貞如需之剛健不陷亦其一也兀子
几也如棊几是冊牀鳥几是人所憑之物也

禮記人君祭物及食物中有蜩螿范蠶蜩范蟬與
蜂也蚘蠶蟻子蠶也聖王之法魚禁鯢鮪蟲舍蚘

蟻則此物必不登廚而內則祭統俱載之何也抑
非盡出於聖人之制耶韻書蟻鯤魚子之未成者蟻蟻之始生者
蚘鹽不但出於禮記周禮鹽人之職亦有之意者上
古飲食與今世大別耶如苴本決非可食之物而周
禮用之此等處何止一二俱未可曉今之僻鄉之俗
或有蝨菜蝸炙之食習尚然也無乃古人亦如此耶

答成達御甲申

三月十九日是 皇京敗覆之日也 上設壇於春
塘臺邊以大牢行禮於 神皇陛下樂則陳而不作
百官皆入參此可以有辭於天下萬世感祝感祝華

陽之禮知我罪我皆在於是雖萬口囂囂實無悔心
只當任之而已著說自明不亦勞乎况達卿所作辨
說極其明白復何架疊祀宋之祭夏殷先王實用天
子之禮來示所謂祭用生者之祿恐未然也如何如
何似聞 廟議將不得成講定禮節只歸空言姑徐
之無妨耶

答成達御

山長之任非所敢當而此院既奉先師神位凡係院
事義當與聞故不得辭謝矣但院中相信者只吾友
一人而已前頭事端層生則無乃有悔否小紙對以

他紙矣未知尊意以爲如何爲左右籌之莫如踰嶺
北徙不然申飭少輩不與人爭蓋許多少輩之所爲
未必事事皆是而莫不貽累於吾賢此勢有所必然
幸細商之

別紙所示悉之最是伯純有回頭底意思令人喜不
可勝所謂南平長書未嘗到此中亦未曾聞之是南
平之抵何人書耶無乃此亦中間浮言耶

答成達卿

半月對玉壺寒露令人鄙吝不萌何等幸荷只以客
撓身病未克極意講說別後悵然至今未已茲承手

茲以審歸稅平善可喜賤疾已盡謝去得以隨分看
書耳家禮冠禮條雖冠者大功已葬則可以行事今
吾友之服大功而卒哭之日亦是已葬之後則似無
嫌疑之端何故辭却耶大功異居者反哭後可以歸
亦是家禮之文考之如何程書分類送呈粹言與遺
書語疊者一一刪去毋忽毋忽

答成達卿

乙酉

戀久書至以審靜養貞吉真所謂如渴得水也第以
拘忌中輟行謀還用悵歎此近無大段疾病兄弟相
守聊以忘憂但伏承亞銓新命頃八控乞文字不

勝惶懼程書依領寫役已始否仲淳所送冊封及德
昭書并送似小紙中一絕甚佳甚佳落句尤有無限
意思諷詠不能已矣外至之言俱是孟浪奈何頃者
變兒到此以婺源問答責之則渠答以全是虛無可
怪可怪報恩之外待孫輩之攻擊亦皆浮言此必是
中間喜事者離間之說伯純其能擇聽否朴也款接
之說尤可笑也 崇禎日月大明天地先生筆八大
字今已摹出否近欲謀刻速還如何純怒雖未知解
否再書之到話頭比初少降申生頃到此畱得八九
日而還其言以爲師法之地豈敢生侵逼之意云矣

答成達卿

喪人爲獄囚過其父再期而不得脫服至于禫月
始行大祥來問禫祀有無及祥後服色答以爲過
時不禫禮也祥月似著麤布衣淡黑笠云則其人
依此行之厥後鄉人多以不著白笠爲誤禮之罪
案未知如何

祥月中行禫王肅之說也朱夫子善之今大祥行於
喪後二十七月是月必有餘日自可行禫而從吉不
可謂過時也若行祥祭於二十八月則無禫無疑然
二十七月本是禫月節目間雖或小差何至爲誤禮

之罪案必欲以是爲罪案世道誠險難矣

今見表從叔李晉華所制幘衫乃玉色團領而緣皆黑問其所從來則出於老先生家本也問解以青黑絹四五寸飾緣云云緣之或青或黑不必拘歟幘頭幘衫在宋時則上下通服而在 皇明時惟有官者得用幘頭故丘儀以爲生員則儒巾幘衫餘人平定巾盤領袍云而儒巾之制旣不可考平定巾則曾見士友所製以黑布裁作所見太儉若以黑段爲之則似好而柔韌不硬何以則可耶卽今唐制紗冠似是問解所謂程冠也以此爲幘

衫之冠無妨否晦菴南軒具冠紗巾其制亦如何顯廟時老峯赴燕購得幘衫儒巾而來幘衫制如道袍而盤領緣則淡青近玄之絹也蘇堤所貯者亦老峯持來者衫則用於己巳之變巾帶時在堤上蓋巾制如平定而少異糊紙爲之以玄紗裏之矣程冠自有其制今之所謂唐紗巾非程冠也晦翁南軒之巾未詳其制

答成達卿

程書中尹子曰先生謂侯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退溪曰言不親切與隔靴爬痒相似愚伏曰言其

淺露空於淡奧處聽之未知此兩說何如
侯公議論高大而不能精詳遠聽則可喜而面叩則
踈脫故程先生有隔壁聽之說耶

答成達卿 丙戌

牧伯真愷悌君子雖不以學問自任尋常於本地上
省察之功不少處事正直明快如久於彼一境之福
也少日嘗出入於春堂先生門下今於書院之事亦
必盡心矣然此友嘗以苟艱請託爲苦齋中知此可
也

答成達卿

兄嫂之喪晚徵主喪而題主則意欲以從子爾漢
爲之以待定嗣後改題矣宋弟康錫以爲身旣主
喪當以顯嫂題主定嗣之日改題可也此人學識
不凡似有所據若如宋說則題主當以伯嫂書之
歟備要題主祝有告嫂之文虞祝無論及處夙興
止不寧八字改以何語耶

家禮立喪主條註親同長者主之據此則尊嫂之喪
達卿可主旣主其喪題主亦不可異同晉叔之言似
不可違矣傍題則準禮闕之爲可早晚立后之後改
題何難答人慰狀於兄弟第妹云摧痛酸苦不自堪

勝虞祝用此語無妨耶主面稱顯伯嫂爲宐

答成達卿

伯純文字不勝怪訝小生視純如兄弟而初聞其言尚有怫然底氣久而乃定况趨庭諸賢乎雖知有明教之諄諄而恐不得終始渙然前頭之虞尚淡未知何以則可絕其釁耶

別懷竊糾久猶未解前後書至披釋多矣此衰病僅遣而兄弟連牀百憂都忘他復可言純事領悉示意常謂吾友所見置水不漏何乃作此意思耶師門子弟義同骨肉彼雖不思而有此舉在我之道何可相

較也詩云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橫渠所釋令人心服望須曲察鄙悃無或有幾微於色辭如何吾家子與孫已知吾意矣

答成達卿 戊子

程書分類中亥豕魯魚不勝其多顯然易曉處則一一改正或有可疑處則付籤以呈至於聖賢總論程子曰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却有至憂云至憂之憂字恐是樂字之誤自念仁者不憂况聖人乎雖有憂天下之憂而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實有至樂寧有至憂也欲以樂字改之未

知如何此段不但爲校正古書而發也實學者之所宜理會處故敢拈出而仰稟

曾見退翁有憂中有樂樂中有憂之說此意似與程夫子之說一般蓋君子雖在窮厄之中自有不改之樂雖有終身之樂亦不無憂道憂世之心程子之言似不可容易改之未知如何若夫仁者不憂之憂義與此憂自別恐不可以此疑彼也

答成達卿

蔡明胤彭胤卽乙亥年東學疏頭振後之孫也已已兩賢黜享時彭胤參疏故向日擬明胤於館職而彭

胤則塞而不擬明胤辭職之疏以家門論議兄弟無異而一取一舍爲不敢就之端三司有攻斥之疏校理任守榦疏救明胤自 上斥之臺臣峻攻蔡明胤任守榦皆請削黜只 許罷職太學及嶺儒數十人繼上辨斥之疏皆 下溫批此事榦槩如是而黜享疏頭復起臺列云云所傳誤矣玄風事果如所示誠一世變也

答成達卿

春秋墓祭一日之內有難遍行或使奴僕奠爵實如不祭退溪有前期設行之規故門生依此分日

上墓或以違節日爲非而愚意節祀非如忌祭之有定日只爲霜露之感若不失其時節則小前小退有何不可分日行事雖不如當日遍行身親展墓實勝於奴輩之代行未知如何墓祭之日事勢有難遍行諸位則或進行或退行實合事宜怡愉堂李公先代祭祀亦進行云矣

答成達卿

庾對之所謂父在之日母亾已久寧可以父亾而變之云者似是爲母葬後遭父喪者道也若其母葬前遭父喪則似不可仍服母朞何者服喪與題

主乃一串事而服母朞則象父生存也題母主則不得以其子爲之無乃半上落下乎母喪期後撤几筵一節卽父在自行之禮今父死之後其子行之亦無未安否

父在時已服母朞則父死後不忍改服先儒說然矣然葬禮行於父喪後則題主子當主之矣愚意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旣不變易則祥後入廟有何未安乎禮無明文而牽情擅行似有所不敢者矣

通解宋敏求議曰子在父喪而亾嫡孫因葬而再制斬衰今服制令又曰亾在小祥前則小祥受服

在小祥後則申心喪服當何所適從

若如服制令文父喪在於祖小祥後而申心喪則祖父祥禫將廢之耶此論有傷倫義非愚之所敢聞也

或者言文廟從祀之賢亦不遷云此亦國典耶曾聞宗廟配享及文廟從祀位本家祭祀皆親盡不遷雖未見法文而所聞似的矣

近思錄伊川曰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退溪答栗谷曰存字未詳沙溪曰存乃聖賢以治亂之機存之於心而戒謹也淺見將存字以載字意看蓋將聖賢以作

史之人看故也未知如何

聖賢所存之存字愚意以沙溪先生之說為定論矣

壻婦卽席設饌圖

曼

會涪

醢

黍醬

醢

腊饈

西壻

豚

饔車

醢

魚菹

醢

稷鹽

曼

會

女婚已定欲行古禮此圖得于草廬家者而似與儀禮圖式有異未知如何壻西婦東古尚右之禮而家禮婿東婦西後世尚左之意也未知何所適從耶道會是何物耶
送示婚禮設饌圖與儀禮圖式大抵無異而只排陳少差依此行之未為不可矣既欲純用古禮則婿西婦東亦何必變改耶道者俗所謂沉菜也會者以贊啓會卻于敦南之文看之似是飯蓋也儀禮疏曰卻仰也謂仰於地也此圖出於儀禮今豈容損益

答成達卿

讀罷心經默契神靜中光景自生春怡然步出荆門外雨後青山一樣新看心經素昧聲病而忽於心性若有所得者而唯是以不得為已得以虛影為真境則何異於許順之棲心淡泊等語字字病痛者也

絕句諷詠以來可見境與意會趣味淡長無一字帶得病痛何可與順之之驚虛走遠未有著落者比而論之哉

答申伯謙愈

所諭闢異端扶正學之意殊極明白洞快令人感歎

無已然終以救正之責望之於愚此任世道者之事
愚何敢承聞竊恐高明未之深思也設令今日有任
世道者在焉必待彼之邪說肆行有足以害及於世
教然後可以上聞於君父不如是而先發無乃太
早在耶蓋鄭之王學有年於斯而未聞有開門授徒
人中其毒者又未聞有著書立言顯非正學者渠之
儕友亦頗譏切而猶守膠漆之益而不變云前頭不
可知而姑未知流害也若朴之改註只風傳如此未
嘗親聞其言親見其書或言以此授其門人而門人
皆不肯讀或言彼方諱其所爲不使人見之有如敵

情無從而得其實也既不知其言之如何則何所據
而距之闢之耶昔者鑄之改易章句也先師雖甚痛
惡未嘗有上疏論斥之事蓋其爲害姑未熾大故也
愚所謂太早在者亦以此也昔在戊辰之春愚承憲
職召命妄意以爲旣未得陳力就列則寧以一言
報答聖恩稍可以自安於私義故試爲仰稟於丈
席則先生非之曰身未出而言出有如未行之女先
論壻家之得失決不可如此愚之迄茲泯默蓋有所
受如可破戒則可言之事豈無重於此二者乎早晚
當面商

答申伯謙 乙亥

門下以為兩儀統指二氣流行者而言云云此恐與朱子之意未合蓋此圖說次序分明先言無極之理次言陰陽之氣天地之成質以至五行萬物之生所謂兩儀即天地之成質也有天地而後五行乃生萬物乃化今若但言陰陽而不言天地則五行萬物何得以生而其理不亦虧乎故此言兩儀與易所謂兩儀自別朱子說可考錄稟于下方

朱子曰兩儀是天地與畫卦兩儀意思又別見性理大全太極圖動而生陽條下小註

太極圖第二圈即兩儀也左書陽動右書陰靜者濂

溪之筆也圖解◎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者陽

之動也☽者陰之靜也圖說陽變陰合註有太極則

一動一靜而兩儀分○問太極兩儀五行曰兩儀即

陰陽陰陽是氣五行是質見語類十四卷十三板此與濂溪本圖及朱子圖解

相合其兩儀之屬於陰陽尤著也○二先生之解兩儀圖者如此則

愚之以陰陽為兩儀者不至大悖耶蓋陰陽氣也天

地即陰陽成質中最大者也故伏羲之畫以兩儀象

陰陽乾坤象天地今若曰言兩儀而天地包在其中

可也若曰兩儀專指天地與陰陽有別云則恐未的

當故愚之前日所對者如彼矣今承所示朱子說又

如此不知當以何說爲正又未知夫子二說及圖解孰爲前後也夏詳之

大學序新安陳氏曰有小學大學之教未有書云云序文旣曰誦以傳之後世三代之際已有小學大學之成書則夫子固當以此傳於後世又何誦而爲書耶故小學題辭所謂今其全書者集解雖謂三代小學教人之書愚則以爲夫子所爲小學之書失於秦火不見於世故云耶王制冬夏教以詩書春秋教以禮樂詩書禮樂之文三代固同有之而陳氏所謂未有書者乃以未有小學大學之

成書也如何

三代學校旣有教之之法則豈無載法之書哉陳氏說未見其必然然孔子於夏商則旣歎其文獻之無徵於周雖是不遠之世而春秋之時典章亦多殘缺所誦而傳之者僅只是其法而已耶

近思錄乾天註朱子曰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釋疑以爲今日妙用言其理若以妙用爲太極者然可疑愚意不然所謂妙用者乃天之造化無迹運用無方者也所謂太極之理亦不出於造化則以妙用爲理者恐無疑矣朱子嘗言妙字曰

有運用之意以運用字有病故說妙字蓋妙者所以運用而精微不見者也此非理而何老先生嘗答人問曰乾天條所謂精者以理對陰陽之粗迹而言此可驗矣如何
釋疑此條愚亦致疑嘗籤於紙頭而未及稟正於師門可恨今承來示正與愚意相合但太極兼體用而言妙用只是用處此則不可不知

答申伯謙

朱書答竇文卿妾母條稱爲祖母自稱孫云云既曰自稱孫而無言孝孫郊特牲云祭稱孝子孝孫

以其義稱也註曰祭主於孝以祭之義爲稱也然則妾雖微賤其子之祭之也豈不主於孝耶
孝之爲字從老從子有子承老之義故唯宗子於祖先正統稱之如傍尊及妾母等處皆不得以稱焉介子雖於祖先亦不敢稱

答李可久 願根 ○甲申四月

遠訪窮山樵牧之社此其意甚盛何日忘之別已久矣鄙吝多積每想風徽徒勤引領昨於懷便承初二遣書真如夏接清儀慰荷何量月已圓缺不審學履夏何如仰戀仰戀夏自歲初感傷不輕彌留至今方

得見歇而衰謝益甚將不免無所聞而死可笑可憐
一向因循靡弊歲月之論在吾友豈或如其所以
提警衰懶者多矣蓋不息之功非工夫純熟者不可
能何可責效於造次之間乎先難後獲勿怠勿助正
是對症之藥此愚之所聞於先師者敢此奉誦耳竊
覲吾友高明精博門路甚正區區每切欽歎而已實
不知不足之安在也此蓋省察而所自知者何乃借
聽於聾借視於瞽也新官之行聊此草謝多少難盡
鄉賢之父子同享一祠者子居配位宜如遜巖書
院之次而或謂朱子於劉凝之父子祠亦不分配

云第以朱子大全考之有濂溪祠二程配食之文
劉凝之父子雖不言配食然二程之於濂溪既以
師弟配之則父子獨可并列而不配耶

師生父子不可并列於正位尤菴老先生平日所教
如此愚嘗習聞之矣來示正與之合似不可易矣
妾子承重者之長子為其妾祖母可無服耶問解
妾孫為祖後條與此相近然問解所稱妾孫乃其
父死而已為祖後者也或謂妾孫父生則已未及
承重為祖母當服本服云未知如何

庶子承重則便成嫡子為其母總者以庶母服服之

也其父既為嫡子則其子便是嫡子之子為庶祖母服碁似無其義然既無可據之文不敢臆斷須問于知禮者

答李可久 丙戌六月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如程朱所論則雖曰有此理然與一日文意似不相屬甚難摸捉

此章以程朱之意看之蓋言人於一日能克盡其私欲則純是十分天理此所謂仁若然則天下之人皆當歸之以仁也一日猶言一朝也與一朝豁然貫通同意非只謂一日之內也蓋程朱之見一日之意止

復禮高明之見一日之意止歸仁此所以難解耶夏詳示之如何

祖主孫喪則當以亾孫題主而孫有幼兒則或以祖不壓孫之義旁題幼兒名耶既以亾孫題主則其祖服除後可以撤几筵而孫有妻與子三年者則當俟三年後耶

凡喪父在父為主禮也孫死祖亦當主喪雖有幼兒何可主祀禮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再祭以此見之若有亾孫之妻與子則三年前似不當撤几筵

答李可久 庚寅四月

家禮冠禮以父母菴以上為言而至婚禮變父母字為主婚者似有意思朱子答李繼善問母雖在齊衰叔父主昏則即可娶婦觀於此可知也

答李可久 壬辰四月

為長子斬衰者禮略論其當官與赴舉時所服而不見私行出入之服未知當服何服

長子斬衰中常著考見先師文集有論此一條故謄呈所謂布裏笠似是黑笠如何

此等制度禮無明文不敢質言但見世人知禮

者為長子服斬而出入時以麤生布為衣而著布裏笠以絞麻為帶為妻亦然而帶則以布矣

右尤菴先生
答玄以圭

答李可久 癸巳八月

先師嘗以為父子天性不可變移唯人君代天理物故有繼絕之典如無 啓下公案不成父子尋常持此論甚嚴今見來紙柳家之情理誠可傷惻而先師平日所見如此則何敢輕易斷定耶

答李可久 甲午十二月

物亦具五常與否頃日來臨時已貢鄙見切幸高明

之無所參差仲和之見亦然恐是傳者之誤也其平
日問質於師席者載其遺稿矣退翁之論果欠分別
來說然矣栗谷之言曰人之理卽物之理者理之通
也人之性非物之性者氣之局也此與朱子一原異
體之說相合必如此立言然後使後學無聽瑩之惑
也愚則非但曾無所著文字旣與高見同則不須多
談故玆不相復

答李可久 乙未十二月

頃日俞相基上家禮源流印本 上覽跋文 下嚴
批罷副學鄭澔職仍 命拔去此文湖南柳奎等疏

入極其醜詆并及萬義墓表事數罪鄙人太學及八
道儒生疏一時伸辨 天批落落八道疏則還出給
鄙人實撰序文而獨無 處分故去晦上請罪之章
略陳事實而迄未聞 批下方席藁以埃耳當初鄭
台被譴時喉院覆逆玉堂上劄其後魚修撰有龜金
持平在魯亦略爲論辨而未蒙 開納俞相基之疏
最明白詳悉屢卻而終捧方畱院不八云

答李可久 丙申七月

鄙人帶病劣遣如前而兄弟相守於積戀之中歡樂
可知也 天心悔悟處分昭晰師誣已伸是非大定

斯文之幸曷容言諭唯是所被 恩渥有非無狀賤
臣之所敢承當者感泣之餘惶感罔措也區區辭本
只陳引咎之意而仍賀 聖斷之痛快而已似聞金
左相閔大司成相繼陳章頗說甲子以後事及邪正
之辨而姑未見原疏但伏聞 批答極其嚴正泮疏
之 批亦然私心之感幸可言句踐詐矣是尼山答
老先生書中語雖無註說之意可知北師渡江康王
已在軍前是鑄說載於尼集日記中云矣

答李可久 丁酉正月

朱子曰孔子作傳解元亨利貞已與文王之辭不

同云本義所釋大亨而利於貞者蓋述文王之辭
也文王之辭只是卦下元亨利貞四字而已則何
以見得文王之意在於大亨而利於貞不同於孔
子之以四德稱之耶夫大亨而利於貞者以占而
言也他卦文王辭皆主於占故以此推得而知乾
卦之亦然耶然孔子彖辭皆以卦下辭意釋之而
獨於乾卦不主文王卦下辭者亦所未曉豈以乾
之四德天道之常故特以四德表揭耶

隨卦亦曰元亨利貞彖曰大亨貞無咎孔子釋文王
之意而以大解元字利字則不解於此可見文王之

意亦在於大亨而利於貞也孔子於乾卦獨以四德解之者來示似然

答李可久 己亥正月

進退之義示諭甚善既不欲遁藏則入洛應命何可已也講席之停廢適值朝家事故然也干我何事早晚上候平復則自當設講不須豫慮其終廢而先自退步也晦翁夫子為南京鴻慶宮祠官未嘗以無事而食為辭此可援證耶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